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柳周詞比較研究（下）

doi:10.6637/CWLQ.1983.12(7).110-155

中外文學, 12(7), 1983

作者/Author：林玫儀

頁數/Page：110-15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637/CWLQ.1983.12\(7\).110-155](http://dx.doi.org/10.6637/CWLQ.1983.12(7).110-15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柳周詞比較研究(下)

·林玫儀·

肆·柳周詞技巧之比較

甲 四聲陰陽

柳、周皆精於音律，據葉夢得「避暑錄話」，柳永「爲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于世，於是聲傳一時」；而據宋史記載，周邦彥乃「好音樂，能自度曲」，四庫提要①亦云：「邦彥妙解聲律，爲詞家之冠，所製諸調，不獨音之平仄宜適，卽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謂分判節度，深契微芒。故千里和詞，字字奉爲標準。」由二家詞作觀之，確實音律諧婉，知諸家所論，洵非虛言。唯一般皆以爲柳詞尚在開創階段，體段雖備，而聲容未盡；至周邦彥，因音樂與詞調之發展已臻極致，始能衆美俱備②。實則柳詞字聲之應用已頗純練、謹嚴，就詞之格律言，可謂相當成熟。

夏承燾「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一文，嘗謂柳詞中不可不特書者有二事：

一爲上去之辨。柳詞中「上去」或「去上」連用之處不勝枚舉，如「暮靄沈沈楚天闊」，「更與何人說」，「雨霖鈴」，「自是白衣卿相」，「換了淺斟低唱」，「對晚景傷懷念遠」，「縱寫得離腸萬種」，「卜算子」，「坐久覺疏絃脆管」，「向此免名韃利鎖」，（夏雲峯）等皆是。

二爲入聲之不苟。柳詞於雙調之體，其用入聲多不苟，如采蓮令（月華收）上片「西征客，此時情苦，軋軋開朱戶」，對下片「貪行色，豈知離緒，脈脈同誰語」。歸朝歡（別岸扁舟三兩隻）上片「溪橋殘月和霜白」、對下片「新春殘臘相催逼」；「隻輪雙槳，盡是利名客」，對下片「玉樓深處，有箇人相憶」。引駕行（紅塵紫陌）上片「濕蓮臉盈盈」，對下片「說如此牽情」；別銀燈（何事春工用意）上片「早晚是讀書天氣」，對下片「有人伴日高春睡」。又如訴衷情近兩首：

其一：「竚立江樓望處」「重疊暮山聳翠」「脈脈朱闌靜倚」「竟日空凝睇」
其二：「漸入清和氣序」「蓮葉嫩生翠沼」「綺陌遊人漸少」「竚立空殘照」

部位相應之句均以入聲相對，且均用於第二字，尤見整齊。案：夏氏所論柳詞嚴於入聲之說至爲精當；其辨上去之說，則尙嫌不夠深入；此外，柳詞平聲亦嚴分陰陽^⑤，此例前人甚少措意，茲更爲析論於下：（爲求清楚起見，陰平用「△」號，陽平用「○」號，以資區別。）

一．平分陰陽、三仄遞用之例

柳詞中，凡一句中有仄聲字三個以上及平聲字二個以上，其仄聲往往上、去、入遞用，而平聲亦嚴分陰陽，如：

舊歡慵省，一向無心緒——去平平上，入去平平上（祭天神）

算神仙、五色靈丹無驗，中路委瓶簪——去平平、上入平平平去，平去上平平（離別難）

一夜狂風雨——入去平平上（歸去來）

一生惆悵情多少——入平平去平平上（梁州令）

春色易爲老——平入去平上（梁州令）

語聲猶顛不成嬌——上平平去入平平（燕歸梁）

不稱在風塵——入去上平平（少年遊）

淡黃衫子鬱金裙——去平平上入平平（少年遊）

別來錦字終難偶——入平上去平平上（曲玉管）

楊柳岸、曉風殘月——平上去、上平平入（雨霖鈴）

是誰家綠樹，數聲啼鳥——去平平入去、去平平上（留客住）

風亭月榭閒相倚——平△平△入去平△平△上（木蘭花）

無眠向曉，空有半窗殘月——平△平△去上，平△上去平△平△入（小鎮西）

向別浦相逢——去入上△平△（臨江仙引）

漸曉雕闌獨倚——去上△平△入上（佳人醉）

屈指勞生百歲期——入上△平△入去平△（看花回）

玉樓深處，有箇人相憶——入平△平△去，上去平△平△入（歸去來）

那堪細把，舊約前歡重省——上△平△去上，上入△平△平△上（傾杯）

想繡閣深沈——上去入△平△（傾杯）

空目斷、遠峯凝碧——平△入去，上△平△平△入（傾杯）

自覺隨春老——去入△平△平△上（訴衷情近）

如上之例，於樂章集中俯拾皆是。非但一句中四聲俱備，且有可注意者二事：

(一) 平聲連用多分陰陽，且有二組以上平聲字連用時，往往一用「陰陽」，另一則用「陽陰」，如梁州令之「生凋」爲陰陽，下「情多」則爲陰陽；燕歸梁之「聲猶」爲陰陽，下「成嬌」卽爲陽陰。若有三平聲字連用，亦陰陽隔用，甚至隔字用三平聲者亦然，如離別難之「五色靈丹無驗，中路委瓶簪」二句中，計用六平聲字，分別爲陽陰陽陰陽陰，上句連用三平聲，故隔用「陽陰陽」，下句三平聲雖不連用，仍隔用陰陽。

(二) 仄字連用必分上去，此爲詞家通則，如萬樹「詞律」發凡云：

平仄固有定律矣，然平止一途，仄兼上、去、入三種，不可遇仄而以三聲概填。……蓋上聲舒徐和軟，其腔低；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揚有致，大抵兩上、兩去，在所當避。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亦云：

上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去入韻，則上爲妙；平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入次之。疊則警牙，鄰則無力。

可見前人諄諄以爲戒者，乃在疊用同聲調之仄字；換言之，仄聲相連，宜遞用上去入聲，始能得聲律之妙。觀上引柳詞，非但二仄或三仄連用時均遞用上去入聲，並隔字亦不疊用。昔杜甫作律詩，不叶韻之一、三、五、七句末字，有隔句配用上去入之法（如秋興八首之一，第三、五、七句之末字分別爲「湧」、「淚」、「尺」），爲前人所稱道。①由柳永隔字亦遞用三仄視之，其於格律之精細，蓋不下於詩中老杜。

二．對應部位字聲嚴整之例

柳詞之律度森嚴，於同調之數闋中尤能見之，如木蘭花三首中，下片第三句分別爲：

假饒花落未消愁——上平。平△入去平△。

美人纖手摘芳枝——上平。平△上入平△。

楚王空待學風流——上平。平△去入平△。

其首字均用上聲，而一句之中，除次句「美」、「手」同爲上聲，「芳」、「枝」同爲陰平外，其餘三仄字均遞用上去入，二平聲亦分陰陽。

又歸朝歡之上下片第六句作：

路遙山遠多行役——去平。平△上平△入。

浪萍風梗誠何益——去平。平△上平△入。

歸朝歡爲雙調之體，此爲對應之二句，第一、四、七字爲仄，非但隔字遞用上去入，且第一字俱用「去」，第四字俱用「上」，第七字俱用「入」；至平聲字連用者，上片有二處，前用「陽陰」，後則用「陰陽」，與木

蘭花同。四組平聲字中，唯有「誠」字不能對應。

又如玉蝴蝶上下片各一組對句，在五首十組對句中有七組爲：

水風輕、蘋花漸老。月露冷、梧葉飄黃。○
 銀塘靜、魚鱗斂展。烟岫翠、龜甲屏開。○
 好雍容、東山妓女。堪笑傲、北海尊罍。○
 絳脣輕、笑歌盡雅。蓮步穩、舉措皆奇。○
 未同歡、寸心暗許。欲話別、鐵手重攜。○
 按新聲、珠喉漸穩。想舊意、波臉增妍。○
 素光動、雲濤漲晚。紫翠冷、霜燾橫秋。○

上句第七字皆用上聲，下句第二字皆用去聲，而下句末二平除「重攜」外，皆爲一陰一陽。
 又如少年遊下片第四句爲「仄平平仄」，柳永所作十首之中，有九首二平字皆分陰陽，二仄字亦多上、去或入聲分用：

酒徒蕭索 斷腸聲盡 洞房深處

舊家模樣 鳳燈明滅 把伊情分

費人拘管 小樓風月

又如臨江仙引共三首，其上片第二句分別爲：

乘瘦馬、陟平岡

停飛蓋、促離筵

隨浪箭、隔岸虹

上段第一字皆爲陽平，下段第一字皆爲入聲。又第四、五句第一、二首分別作：

對暮山橫翠，襯殘葉飄黃——去去平平去，去平入平平。

見岸花啼露，對堤柳愁煙——去去平平去，去平上平平。

四句之中，二平多分陰陽，而兩首用仄，僅有一處不同，尤可見其嚴整。又如歸去來上下片第三句各爲：

垂楊漫結黃金縷——平平去入平平上

多情不慣相思苦——平平入去平平上

三尺遞用而平聲類分陰陽。又如安公子二首，第二句分別爲：

雨殘稍覺江天暮——上平。上入平平去

悄然屈指聽銀箭——上平。入上平平去

又如引駕行二首，句式頗有不同，然首四句同爲「四、七、六、七」，其中第二句，一作「斜陽暮草長安道」，一作「蟬嘶敗柳長堤暮」，俱爲「平平去上平平去」，亦可見其聲律之整齊性。

三·四字句中平分陰陽、仄辨上去之例

柳詞中兩平兩仄之四字句，多用一陰平一陽平、一上一一去相配合，最能見出其音律之精密。其例甚多，茲各按其類別列之如左：

(一)作「平平去上」者，如：

- 孤[△]障[○]夜[○]永[○] (慢卷紉)
- 融[○]尊[△]盛[△]舉[○] (永遇樂)
- 憑[○]高[○]念[○]遠[○] (臨江仙引)
- 濡[○]溫[△]袴[△]暖[○] (瑞鷓鴣)
- 沙[△]堤[○]路[○]穩[○] (瑞鷓鴣)
- 歸[△]來[○]向[○]晚[○] (長壽樂)
- 妍[○]歌[△]豔[△]舞[○] (合歡帶)
- 樵[○]風[△]乍[△]起[○] (夜半樂)
- 盈[○]車[△]載[△]酒[○] (剔銀燈)
- 流[△]金[△]畫[○]永[○] (女冠子)

(一)作「去上平平」者，如：

襖飲筵開△(笛家弄)
 坐繞清潯△(夏雲峯)
 凍水消痕△(古傾杯)
 萬種思量△(憶帝京)
 暗想花神△(瑞鷓鴣)
 況有紅妝△(長壽樂)
 對景傷懷△(留客住)

(二)作「去平平上」者，如：

故人△千里△(訴衷情近)
 暮雲△芳草△(訴衷情近)
 地遙△天遠△(鳳歸雲)
 就中△難曉△(傾杯)
 雁橫△煙渚△(傾杯)
 翠消△紅減△(傾杯樂)

四作「上平平去」者，如：

夜永歡餘△(洞仙歌)
 又恐恩情△(擊梧桐)
 夜永清寒△(過澗歇近)
 翠瓦霜凝△(過澗歇近)
 露染風裁△(玉蝴蝶)
 霧斂澄江△(輪臺子)
 絳河清淺△(感氏)
 片帆高舉△(夜半樂)
 斷鴻聲裏△(玉蝴蝶)
 夜來膏雨△(玉蝴蝶)
 共他同暖△(滿江紅)

古今無價（二郎神）
 鼠窺寒硯（傾杯）
 倚風情態（玉蝴蝶）
 渚蘭香謝（玉蝴蝶）
 好天良夜（少年遊）
 指天涯去（引駕行）

綜上所述，皆可見柳詞格律之精細，王灼譽其「聲律諧美」（見碧雞漫志），陳振孫稱其「音律諧婉」（見直齋書錄解題），誠有卓識。

次論周詞之格律，周詞對四聲陰陽之運用，有同於柳詞者，亦有超軼柳詞者，茲分四點敘述如下：

一·入聲謹嚴之例

周詞對入聲字之運用，亦極爲講究，此點夏承燾氏早已提及，唯夏氏以爲周詞之入聲重在拗句及結聲，其細處尤在「去」、「入」之連用，並舉「嗟情人斷絕」、「料舟移岸曲」（解連環），「漸暗竹敲涼」、「但滿目京塵」（憶舊遊），「人靜烏鳶自樂」、「憔悴江南倦客」（滿庭芳），「看步鞦韆江妃照明鏡」、「攜艷質追涼就槐影」（側犯）等爲例，則其說尙嫌疏闊。其實周詞用入，變化多端，如蝶戀花四首，韻字全同，並爲「後」、「隔」、「酒」、「手」、「透」、「秀」、「首」、「舊」，而各首上片第一、三句及下片第一句，分別爲：

- 其一：愛日輕明新雲後
 不待長亭傾別酒
 淺淺撥藍輕臘透
- 其二：桃萼新香梅落後
 舞困低迷如著酒
 雨過朦朧斜日透

其三：蠹蠹黃金初脫後

不見長條低拂酒

驚擲金梭飛不透

其四：小閣陰陰人寂後

夜半霜寒初索酒

綵薄粉輕光欲透

其第六字皆用入聲，四首中絕無例外。此外，如玉樓春（當時攜手城東道）之上片第二句，下片第一、三、四句，分別爲：

月墮簷牙人睡了

夕陽深鎖綠苔門

別來人事如秋草

一任盧郎愁裏老

其第一字皆爲入聲。同調（桃溪不作從容住）之上片一、二、四句及下片第一、二句分別爲：

桃溪不作從容住

秋藕絕來無續處

今日獨尋黃葉路

煙中列岫青無數

雁背夕陽紅欲暮

其第三字並爲入聲；尤有進者，上下片第三句「當時相候赤欄橋」、「人如風後入江雲」，皆爲「平平平去入平平」，可見其字聲之嚴整。

二．平分陰陽、三仄遮用之例

周詞一句之中，往往平則分辨陰陽，仄則三聲遞用，其例甚多，如：

悄郊原帶郭（瑞鶴仙）——上平平去入

但滿目京塵（憶舊遊）——去上入平平

獨愛尊羹美（驀山溪）——入去平平上

秉燭遊花徑（側犯）——上入平平去

暮色分平野（塞垣春）——去入平平上

帳底流清血（滿路花）——去上平平入

岸柳如新沐（六么令）——去上平平入

焚香獨自語（尉遲杯）——平平入去上

巷陌雨餘風（如夢令）——去入上平平

說與淒涼意（點絳脣）——入上平平去

宴席臨清沼（早梅芳）——去入平平上

想移根換葉（解連環）——上平平去入

此外，四字句而四聲遞用者，其例尤夥，如：㊟

禁城百五（瑣窗寒）——去平入上

暖迴雁翼（渡江雲）——上平去入

滿地狼藉（應天長）——上去平入

奈何客裏（遷京樂）——去平入上
 曉陰翳日（掃地花）——上平去入
 手種紅藥（解連環）——上去平入
 故溪歇雨（西平樂）——去平入上
 霧隱城堞（浪濤沙）——去上平入
 鼠搖暗壁（四園竹）——上平去入
 但勞遠目（蕙蘭芳引）——去平上入
 向人敲側（六醜）——去平上入
 月樹攤手（蘭陵王）——入去平上
 凍蕊初發（三部樂）——去上平入
 樓觀迥出（邊佛閣）——平去上入

綜觀上揭四聲配合之例，四字句中，大抵第一字以上、去聲爲多，第四字則多用入聲字，五字句則平聲兼辨陰陽；至於六、七字句，則復就五字句推衍而成，六字句如：「似覺瓊枝玉樹」（上入平平入去）（拜星月）、「淚溼領巾紅皺」（去入上平去）（如夢令）、「斜月遠墮餘輝」（平入上去平平）（夜飛鵲），七字句如「空餘滿地梨花雪」（平平上去平平入）（浪濤沙）、「出林杏子落金盤」（入平去上入平平）（訴衷情）、「拂水飄綿送行色」（入上平平去平入）（蘭陵王）等，其例尙多，茲不一一具列。尤有甚者，周氏另有「暗葉啼風雨」（塞翁吟）之句，乃自李賀詩「木葉啼風雨」改字而成，易「木」（入）爲「暗」（去），乃成「去入平平上」；又「人靜烏鳶自樂」（滿庭芳）乃由杜詩「人靜烏鳶樂」增字而成，增一「自」字，遂成「平上平平去入」，尤可見其審音辨調之一斑。

三·四字句中平分陰陽，仄辨上去
周詞四字句作「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或「仄平平仄」者，大多平分陰陽、仄辨上去：
(一)作「平平上去」者，如：

傷離意緒 (瑞龍吟)
金城暮草 (宴清都)
煙迷望眼 (芳草渡)
菖蒲漸老 (塞翁吟)
釵頭頰裏 (六醜)

桐花半畝 (鎖窗寒)
梁間燕語 (垂絲釣)
梅花照眼 (花犯)
條風布暖 (應天長)
閒依露井 (過秦樓)

(二)作「去上平平」者，如：

暮往朝來 (荔枝香近)
勸此淹留 (西平樂)
樹杪參旗 (夜飛鵲)
翠藻翻池 (丹鳳吟)
尚有練囊 (齊天樂)

燕子樓空 (解連環)
醉擁重衾 (尉遲杯)
瘦減容光 (意難忘)
亂點桃蹊 (六醜)
勸酒持觴 (意難忘)

〔作「去平平上」者，如：

少年羈旅（鎖窗寒）

霧迷衰草（霜葉飛）

淚流多少（霜葉飛）

故人知否（玉燭新）

透簾燈火（少年遊）

夢沈書遠（過秦樓）

樹藏孤館（塞垣春）

頓來催老（氏州第一）

夜來風雨（六醜）

四作「上平平去」者，如：

蟹螯初薦（齊天樂）

剪裁初就（玉燭新）

淺颯輕笑（感皇恩）

眼波傳意（慶宮春）

四·平去對照與隔平配上去、去入

以上三類，皆柳詞所習用而周詞同之者。此外，周詞尚有平去對照與隔平配上去、去入之法。周詞於「平仄平平」處，仄字多用去聲，因去聲字最爲拗怒，深具頓跌之效，故沈義父論詞，即有「句中平聲字最爲緊要」之論（見樂府指迷），萬樹「詞律」發凡亦云：「名詞轉折跌蕩處，當用去聲，何也？三聲之中，上、入二者可以作平，去則獨異，故余嘗竊謂論聲雖以一平對三仄，論歌則當以去對平上入也。當用去者，非去則激不起，用入且不可，斷斷勿用平、上也。」驗之周詞，尤爲可信，如：

偷換韓香 (風流子)
 空帶愁歸 (夜飛鵲)
 羞見郎招 (憶舊遊)
 離思相縈 (華胥引)
 離思牽縈 (慶春宮)
 香霧飄零 (慶春宮)
 飛蓋歸來 (解語花)

天便教人 (風流子)
 時認鳴鏢 (憶舊遊)
 征騎初停 (點絳脣)
 生怕黃昏 (慶春宮)
 來寄修椽 (滿庭芳)
 庾信愁多 (宴清都)
 斜徑都迷 (夜飛鵲)

上揭諸例，皆一去三平相對照，而去聲必在第二字；蓋去聲跌宕，平聲悠長，置去聲於數平之間，可收美聽之效也。尤有進者，諸例第三、四字兩相連之平聲，必然有陰陽之別，則周詞聲律之妙，可謂造極登峯矣！

周詞在音律上較柳詞尤嚴者，除「平去對照」外，尚有隔平配去上及配去入之法。其中隔平配去、上，而作「去平上」者，夏承燾「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一文已發其端，茲略舉數例如下：

看兩兩相依燕新乳

小檻朱籠報鸚鵡 (荔枝香近)

始覺驚鴻去雲遠

柳眼花鬢更誰翦 (荔枝香近)

念漢浦離鴻去何許（浪濤沙）

午妝粉指印窗眼

寶釵落枕夢春遠（秋蕊香）

橋上酸風射眸子

不戀寒衾再三起（夜游宮）

其末三字俱爲「去平上」。此外，隔平配去、入，而作「去平入」者，如滿路花上下二結句：

更當恁地時節

似伊無箇分別

六么令上下二結句：

來折東籬半開菊

更把茱萸再三囑

此種技巧，在蘭陵王一調中尤爲明顯：

拂水飄綿送行色

應折柔條過千尺

閒尋舊跡

燈照離席

恨堆積

津埃岑寂

以上各例，皆在入聲韻上冠以去、平二字，而形成字聲上強烈之對比。

綜上所析，可見柳、周詞字聲配合之一斑，而二家之精於審音辨律，亦粲然可喻。唯是昔人論詞，於柳詞之音律多未措意，即有言及者，亦多有疏漏，如夏承燾雖謂「柳三變分上去，尤嚴於入聲」，卻又云「樂章集嚴分上去者，猶不過十之二三」^②，於柳詞平聲之分辨陰陽，乃無一語及之。此外，況周頤嘗謂清真「意難忘」詞平聲韻字分陰陽，夏氏亦深非之，斥其「求之過深」^③，謂詞至宋季諸家，始辨五音、分陰陽，且謂周詞雖辨四聲，唯「猶僅限於警句及結拍」^④；今綜合樂章、清真二集，得知非唯周詞已明辨四聲陰陽，樂章集中固已如是，特清真益趨嚴密耳！此為詞史上一大關鍵，故不可不辨也。

詞為音樂文學，其語言旋律隨樂音之起伏而相配合；今詞樂雖亡，然由於柳、周詞語言旋律之精密，故讀之仍覺其抑揚有致，充滿優美之旋律感。柳、周詞向以音律諧美著稱，豈虛然哉！

乙 使事用典

柳詞長於白描，項安世「平齋雜說」以其與杜詩並舉，謂之「實說」^⑤，劉熙載「詞概」亦稱其「明白而家常」，此蓋因其鮮用故實，且字句又多出之以俚語之故。柳詞中用典較多者為酬獻權貴之作，如「一寸金」

(送人守蜀之作)卽連用晉書王濬、後漢書范滂傳、諸葛武侯、文翁諸典，蓋因贈別對象同爲學問中人也。其他篇章偶有用事者，大率皆爲熟典，如：

九疑山畔纔雨過，班竹作、血痕添色。(輪臺子)——用湘妃事

酩酊誰家年少，信玉山倒。(小鎮西犯)——用嵇康事

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雪梅香)——用宋玉事

算何止、傾國傾城。(柳腰輕)——用李夫人事

已是斷絃尤續，覆水難收。(八六子)——用漢武外傳以西海鸞膠續絃事及拾遺記太公望事

韓娥價減，飛燕聲消。(合歡帶)——分用韓娥及趙飛燕事

休效牛山，空對江天凝咽。(應天長)——用齊景公事

算孟光、爭得知我，繼日添憔悴。(定風波)——用梁鴻孟光事

念擲果朋儕，絕纓宴會。(宣清)——用潘岳及楚莊王事

三千珠履。(玉蝴蝶)——用春申君事

西風吹帽，東籬攜酒。(玉蝴蝶)——用孟嘉、陶潛事

潘妃寶釧，阿嬌金屋。(惜春郎)——用東昏侯妃潘氏、及漢武帝陳皇后阿嬌事

歸去來、一曲仲宣吟，從軍樂。(滿江紅)——用王粲事

以上皆耳熟能詳之事典，可知柳詞雖用事，然不用深奧冷僻之典故。詩詞中所以用典，一方面在求其節文而有徵，一方面也未嘗不是在顯示作者之淵博，故鮮有不力求變化者。柳永則用李夫人傾國傾城典五次，宋玉悲秋事五次，嵇康玉山倒之典三次、擲果絕纓事三次，孟嘉落帽事二次，皆可見其無意於典故上求工。蓋因其詞作之對象，大多為歌兒舞女，寫作之目的亦為歌筵酒席間實際演唱之用，故為配合歌者之程度及聽眾之口味，而有不得不爾者。是以柳詞被士大夫詆為「淺近卑俗」、「詞語塵下」、「言多近俗」，唯正因其通俗平淺，易於流播，故「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然則幸與不幸，蓋亦難以明斷。

反觀周邦彥，則有意以典故增益其詞作之工麗，故繁於用典。舉例言之：

滿庭芳

風老鶯雛。(杜牧「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詩：「風蒲燕雛老。」)

雨肥梅子。(杜甫「遊何將軍山林十首之五」詩：「紅綻雨肥梅。」)

午陰嘉樹清圓。(劉禹錫「早夏郡中書事」詩：「華堂對嘉樹。」又「晝居池上亭獨吟」詩：「日

午樹陰正。」)

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煙◎(白居易「琵琶行」：「住近湓城地低濕。」)

人靜鳥鶯自樂。(王安石「永濟道中寄諸弟」詩：「似聞空舍鳥鶯樂。」)

小橋外、新漲濺濺◎凭欄久。

黃蘆苦竹。(白居易「琵琶行」：「黃蘆苦竹繞宅生。」)

擬泛九江船◎(杜甫「絕句九首」之七：「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

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

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杜甫「絕句漫興」九首之四：「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杜牧「張好好詩」：「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歡娛。」)

顛顛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杜甫「陪王使君」詩：「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歌筵畔。先安簾枕。容我醉時眠◎(用陶潛事，見南史陶潛傳)

夜飛鵲

河橋送人處。

良夜何其◎(小雅庭燎：「夜如何其？」)

斜月遠墮餘輝◎

銅盤燭淚已流盡。(庾信「對燭賦」：「銅荷垂淚蠟。」)

霏霏涼露沾衣◎(史記淮南王安傳：「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

相將散離會。

探風前津鼓。(李端「古別離」詩：「月落聞津鼓。」)

樹杪參旗◎(李商隱「明日」詩：「天上參旗過，人間燭籛消。」)

華驄會意。縱揚鞭、亦自行遲◎(李賀「代崔家送客」詩：「恐隨行處盡，何忍重揚鞭。」)

迢遞路回清野。人語漸無聞。空帶愁歸◎

何意重經前地。遺鈿不見。斜徑都迷◎

免葵燕麥。向殘陽、影與人齊◎(劉禹錫「再遊玄都觀絕句詩」序：「免葵燕麥，動搖看風。」)

但徘徊班草。(用張升事，見後漢書陳留老父傳。)

欲飲醇酒。極望天西◎

由上二例，可見其用典之多，除了事典之外，又大量使用文典。此種點化前人詩句入詞之法，柳永亦有，如八聲甘州「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用謝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詩：「天際識歸舟。」、傾杯「悲莫悲於輕別」用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即是，唯其例不多；周邦彥則大量使用。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

清真詞多用唐人詩語躡括入律，渾然天成。

張炎「詞源」亦謂其「善於融化詩句」，並云：

採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

沈義父「樂府指迷」亦云：

下字連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而不用經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冠絕古今也。

清真集中，融化前人詩句者俯拾皆是，分析其手法，則可分「直用」及「化用」兩種。直用者如：

事與孤鴻去（瑞龍吟）——出杜牧「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詩

鳥度屏風裏（驀山溪）——出李白「清溪行」

以上二例，乃直接自杜牧及李白詩中逡用。亦有就原句稍加增減者，增字者如：

好風襟袖先知（四園竹）——杜牧「秋思」詩：「好風襟袖知。」

天寒山色有無中（虞美人）——王維「漢江臨眺」詩：「山色有無中。」

身與塘蒲共晚（西平樂）——李賀「選自會稽歌」：「身與塘蒲晚。」

減字者如：

川源澄映（華胥引）——韓愈「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詩：「川源共澄映。」

改字者：

勸此淹留（西平樂）——韓愈「南溪始泛三首」之一：「勸我此淹留。」

隔葉黃鸝傳好音（粉蝶兒慢）——杜甫「蜀相」詩：「隔葉黃鸝空好音。」

暗葉啼風雨（塞翁吟）——李賀「傷心行」：「木葉啼風雨。」

夜深月過女牆來（西河）——劉禹錫「石頭城」：「夜深還過女牆來。」

黃鸝久住如相識（漁家傲）——戎昱「移家別湖上亭」詩：「黃鸝久住渾相識。」

冶葉倡條俱相識（尉遲杯）——李商隱「燕臺四首」之一：「冶葉倡條偏相識。」

上述數例，乃襲用前人詩句而稍加點染者，雖取他人詩句爲我所用，卻往往能創新風格。即使全句沿用，一經融入己意，亦覺無不妥貼。「文史通義」「說林篇」云：

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

周氏蓋即「己力能勝」，故能鎔鑄古句而不覺其蹈襲之跡矣。

此外，周詞化用前人詩句者尤多，其中亦有化用其語、隱括其句或翻用其意之別。化用其語而別出新意者，如：

琵琶撥盡四絃悲（浣溪沙）——白居易「琵琶行」：「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亂點桃蹊，輕柳陌（六醜）——劉禹錫「踏歌詞」之二：「花蹊柳陌好經過。」

笑撲流螢，惹破畫羅輕扇（過秦樓）——杜牧「秋夕」詩：「輕羅小扇撲流螢。」

字面因襲而意實已出，故覺文字淵雅典麗而有新意。至如下例：

飄流處，莫趁潮汐。恐斷紅、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六醜）——唐人詩：「流水何太急，深宮

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用盧渥紅葉典（見「雲溪友議」），則又是化用其語而反用其意者。

隱括原句者，如：

渭水西風，長安落葉，空憶詩情宛轉（齊天樂）——賈島「憶江上吳處士」詩：「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

想故人別後，盡日空疑風竹（蕙蘭芳引）——李益「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詩：「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

此是隱括前人詩句而內涵更爲豐富者。至如：

青娥素女鬪嬋娟（霜葉飛）——李商隱「霜月」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

又見漢宮傳燭，飛煙王侯宅（應天長）——韓翃「寒食」詩：「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

故人翫燭西窗語（瑣窗寒）——李商隱「夜雨寄北」詩：「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此則是隱括原文而益形凝鍊者。

借用其意而另鑄新句者，如：

輕轆牽金井（蝶戀花）——張籍「楚妃怨」：「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輕轆牽素綆。」

定巢燕子，歸來舊處（瑞龍吟）——杜甫「堂成」詩：「頻來語燕定新巢。」

酒暖香融春有味（玉樓春）——李賀「秦宮」詩：「人間酒暖春茫茫。」

此所謂觸類旁通者，蓋因前人詩句之觸發，師其意而自鑄偉詞也。

由此，在在可見周氏銷融之功夫。尤有進者，柳永有一闕歸朝歡，其後結作：

歸去來，玉樓深處，有箇人相憶。

周邦彥之瑞鶴仙，後結則云：

早歸來，雲館深處，那人正憶。

又柳永琴調相思引上結作：

故人何在，煙水隔瀟湘。

周邦彥玉蝴蝶上結則云：

故人何在，煙水茫茫。

不但字面蹈襲，且位置相同，瑞鶴仙甚且連每句末「字及韻字皆同，其有意學柳甚明。周濟「宋四家詞選」評

柳永雨霖鈴曰：「清真詞多從耆卿奪胎，思力沈摯處，往往出藍。」其說至確。歷來論詞諸家，多認爲作詞應「不蹈襲前人語意」、「造語貴新」^④，故劉熙載論詞，即主張應「妥溜而有奇創」，「詞概」云：

詞要清新，切忌拾人牙慧，蓋在古人爲清新者，襲之即腐爛也。拾得珠玉化爲灰塵，豈不重可鄙笑！

李漁且殷殷以勿「剽竊陳言」爲戒。唯是「天下安得許多新語邪？」（金玉若虛「文辨」）蓋辭有限而意無窮，苟能以意運辭，脫化古人詩句，若自我口出，則熟語能生，舊語能新，更爲妙手^⑤。然而此在於各人之銷融能力。歷來論周詞者，一致推崇其「富艷精工」，王國維且以「詞中老杜」譽之^⑥，觀其脫化鎔鑄前人詩句，真有點鐵成金、青勝於藍之效。劉肅「片玉集序」云：

周美成以旁搜遠紹之才，寄情長短句，縝密典麗，風流可仰；其徵辭引類，推古誇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來歷，真足冠冕詞林。

其說甚諦。

丙 運意用筆

柳、周詞作，在表現手法上有一共同之特色，即好爲長調，善於鋪敘。柳詞工於鋪敘展衍，前人論者頗多

，如玉灼「碧雞漫志」云：

善於樂律，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閒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諸美者用之。

又劉熙載「詞概」云：

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敘事，有過前人。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亦云：

耆卿爲世警警久矣，然其鋪敘委宛，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趣在骨。

舉例言之，如夜半樂：

凍雲黯淡天氣。扁舟一葉。乘興離江渚。渡萬壑千嶽。越溪深處。怒濤漸息。樵風乍起。更聞商旅相呼。片帆高舉。泛畫鷁、翩翩過南浦。望中酒旆閃閃。一簇煙村。數行霜樹。殘日下、漁人鳴榔歸去。敗荷零落。衰楊掩映。岸邊兩兩三三。浣紗遊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語。到此因念。繡閣輕拋。浪萍難駐。歎後約、丁寧克何據。慘離懷、空恨歲晚歸期阻。凝淚眼、杳杳神京路。斷鴻聲遠長天暮。



唐圭璋「唐宋詞簡釋」云：

此首三片，上片記泛舟所徑；中片記舟行所見；下片抒遠遊之感。大氣磅礴，鋪敘盡致。起首，點天氣黯淡，乘興泛舟。「渡萬壑」兩句，記舟行之遠。「怒濤」三句，記舟行所遇。「片帆」三句，記舟行之速。中片寫景如畫，皆從「望中」二字生發。霜樹煙村，酒旆閃閃，是遠景；漁人鳴榔，遊女浣紗，是近景。下片，觸景生情，語語深厚。初念拋家飄泊，繼歎後約無憑，終恨歲晚難歸，沈思千般，故不覺淚下。「到此」以下，皆曲處密處。至「凝淚眼」三句，乃用直筆展開，極疏蕩渾灑之至。

其說至確。此詞寫羈旅行役之苦，由初發啓行至旅途所經，由景物描繪至心情之變化，順舟行而時、地、人、事依序展開，娓娓敘來，無不交代明白。詞之爲物，本僅宜於抒情寫景詠物，說理者絕少，敘事亦非所長，此所以蘇辛之被目爲變格也。此詞敘事條理秩然，委婉而有層折，周濟「鋪敘委婉」之評，洵非過譽。然鋪敘之要領，在於條理有序，內容薄弱固然無法鋪敘，意思複雜而鋪敘不得其法者，亦必雜亂無章。柳詞凡寫景敘事，無不委婉穩愜，深得鋪敘真昧；夏敬觀謂其用六朝小品文賦作詞，所言甚有見地。

至於周邦彥，亦工於詩文，尤長於賦，曾於元豐六年獻汴都賦，「富哉壯哉，鋪張揚厲之工」，因而備受讚賞，「聲名一日震耀海內」^①，神宗命近臣讀於邇英閣，由諸生一命而爲太學正；至元符元年，哲宗又命重進汴都賦，除祕書省正字，可見其受愛賞之重；而此賦即「體物之處少，敘事之處多」^②。周氏既爲作賦能手，其於詞作，自然亦擅長敘事。故清真集中長調諸作，皆以賦筆鈎勒而成。如大酺云：

對宿煙收。春禽靜。飛雨時鳴高屋。○墻頭青玉旆。洗鉛霜都盡。嫩梢相觸。○潤逼琴絲。寒侵枕障。蟲網吹粘簾竹。○郵亭無人處。聽檐聲不斷。困眠初熟。○奈愁極頻驚。夢輕難記。自憐幽獨。○行人歸意速。○最先念、流潦妨車轍。○怎奈向、蘭成憔悴。衛玠清羸。等閒時、易傷心目。○未怪平陽客。雙淚落、笛中哀曲。○況蕭索青蕪國。○紅糝鋪地。門外荆桃如菽。○夜游共誰秉燭。○

此詞以雨爲中心，「對宿煙收，春禽靜」二句寫將雨之狀，爲第一段。「飛雨時鳴高屋」以下四句寫雨落，爲第二段。至此均爲屋外之景。「潤逼琴絲」以下三句爲第三段，焦點移至室內，寫濕寒之氣漸侵，極其細微。「郵亭無人處」三句爲第四段，以人之聽雨而困眠點明雨下之久。「奈愁極頻驚」三句寫聽雨者之心情，爲第五段。「幽獨」二字，乃全篇耳目。「行人歸意速」三句爲第六段，寫欲歸不得之情，兼點明雨勢之大。「怎奈向」以下爲第七段，進一步描寫心情之幽獨。「未怪平陽客」以下，以古人相況，爲第八段。「況蕭索」以下，爲第九段，寫雨後零落之狀。又復由人轉入景，末句以無人共游作結，暗承上之「幽獨」，兼亦點明時間已至黑夜。全篇一三三字中，由雨前大自然之變化寫至雨後蕭瑟殘破之景，由室外而室內，由景物及人事，由白天至黑夜，寫盡雨中情景。隨着時光移易，層層鋪敘，雨景、雨勢，乃至於聽雨人心情之變化，無不曲曲傳達，在在可見其鋪敘之功夫。

又因鋪敘之作，必須具有多層意思，逐層渲染，則非長調不足以發揮，故柳、周均多長調之作。唯是二人雖皆工於鋪敘，然敘述手法卻有不同：柳多直陳而周多曲說，如上所舉夜半樂，即爲柳詞平鋪直敘之例，故周濟云：

柳詞總以平敘見長，或發端，或結尾，或換頭，以一、二語勾勒提綴，有千鈞之力。

周詞則較爲轉折，常喜分層敘述，層疊遞轉，故顯得更爲婉轉含蓄，如解連環云：

怨懷無託◎嗟情人斷絕。信音遼遠◎信妙手、能解連環。似風散雨收。霧輕雲薄◎燕子樓空。暗塵鑠、一牀紋索◎想移根換葉。盡是舊時。手種紅藥◎汀洲漸生杜若◎料舟移岸曲。人在天角◎謾記得、當日音書。把閒語閒言。待燒燭◎水驛春迴。望寄我、江南梅萼◎拚今生。對花對酒。爲伊淚落◎

此首寫怨別之情。首二句點明因所歡見棄，是以心亂如麻，而思念之情，消凝無已；卻偏說：「信妙手、能解連環。」蓋自信能揮劍斬斷情絲，永不再爲情所苦，故「似風散雨收，霧輕雲薄」，此爲一層轉折；然而多年情誼，又豈能說斷就斷？故目睹舊日樓臺、手種紅藥，盡皆觸處生愁，乃欲狠心將當日伊人手種之紅藥盡數剷除，此另是一層轉折；下片由眼前之紅藥聯想至汀洲之杜若，而伊人已舟移岸曲，遠在天涯；昔日傳情達意之書函，都盡成毫無意義之空話！是以怨憤難平，竟擬將昔日音書，全都燒卻，此又一層；更自音書設想，倘若對方能顧存情義，千里寄梅，足見其心中尙有我在，則此生爲斯人憔悴瘦損，亦在所不辭。至此又是一層。全篇綱目在「怨懷無託」四字，層層轉進，莫不就此曲盡發揮。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毛先舒語云：

詞家意欲層深，語欲渾成。作詞者大抵意層深者語便刻畫；語渾成者意便膚淺，兩難兼也。

細析周氏此詞，意固層深，而出語亦曲折反覆，一波三折，尤具情韻之美。論周詞者，向來極推其筆法之妙，如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云：

鉤勒之妙，無如清真，他人一鉤勒便薄，清真愈鉤勒愈渾厚。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謂周詞之佳處在於能得沈鬱頓挫之妙。陳氏云：

美成妙處，亦不外沈鬱頓挫。頓挫則有姿態，沈鬱則極深厚；既有姿態，又極深厚，詞中三昧，亦盡於此矣！

又云：

美成詞極其感慨，而無處不鬱，令人不能遽窺其旨。如蘭陵王（柳）云：「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一語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處。故下接云：「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盤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憤懣矣！美成則不然。「閒尋舊跡」二疊，無一語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約略點綴，更不寫淹留之故，卻無處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筆云：「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遙遙挽合，妙在纔欲說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無窮。六醜（薔薇謝後作）云：「爲問家何在。」上文有「悵客裏，光陰虛擲」之句，此處點醒題旨，既突兀，又緜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覆纏綿，更不糾纏一筆，卻滿紙是羈愁抑鬱，且有許多不敢說處。言中有物，吞吐盡致。

所謂「愈鉤勒愈渾厚」，所謂「頓挫」之致，主要即來自其用筆之紆徐曲折。昔人如周濟、陳世焜、譚獻、陳洵等，於周詞之筆法皆極爲推崇，而所謂筆法，如順、逆、反、正、複、脫之類（並見周濟「宋四家詞選」），實皆章法之安排。劉熙載「詞概」嘗云：

詞以鍊章法爲隱，鍊字句爲秀，秀而不隱，是猶百琲明珠而無一線穿也。

字句之藻飾，固亦詞作之要務，唯若不講求筆法，徒事文辭之修鍊，終將有句無篇，淪爲零金碎玉而已。周詞過人之處，卽在於其章法之高妙。夏敬觀手批樂章集云：「耆卿多平鋪直敘，清真特變其法，一篇之中，迴環往復，一唱三嘆。」可謂深中肯綮。周之勝柳處，此蓋爲其一端。

再者，柳永長調雖佳，短調卻未見突出；周邦彥則長、短調均衡發展，其作短調如獅子搏兔，亦用全力，故如夜遊宮（葉下斜陽照水）、玉樓春（桃溪不作從容住）、浣溪沙（樓上晴天碧四垂）、蝶戀花（月皎驚鳥栖不定）、蘇幕遮（燎沈香），皆屬上乘之作。此蓋亦柳不如周之處。

此外，柳周對情景之處理手法，亦頗不相侔。其實「情」、「景」乃文學之兩大要素，景雖是客觀存在之現象，然透過詩人之眼看景，其所寫之景固已帶有主觀色彩；而情雖是主觀之感受，唯因其抽象而無可捉摸，故表達之時，亦往往須借助景物以爲烘托，故詞中言情寫景，實不能截然畫分。然在運意用筆之際，仍可有種種不同之方式。張德瀛「詞徵」云：

詞之訣曰情景交鍊。宋詞如李世英「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箇安排處。」情語也；梅堯臣「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煙老。」景語也；姜堯章「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景寄於情也；寇平叔「倚樓無語欲銷魂，長空黯澹連芳草。」情繫於景也。詞之爲道，其大旨固不出此。（卷一）

劉熙載「詞概」亦云：

詞或前景後情，或前情後景，或情景齊到，相間相融，各有其妙。

說皆有見。蓋所見者景也，所動者情也，須情景相融無間，斯爲上乘。至於處理方式，或融情入景，或寓景於情，則在於各人造詣。柳詞慣用手法爲上片寫景，下片言情。如鳳歸雲云：

向深秋。雨餘爽氣肅西郊。◎陌上夜闌。襟袖起涼颼。◎天末殘星流電未滅。閃閃隔林梢。◎又是曉雞聲斷。陽烏光動。漸分山路迢迢。◎驅驅行役。苒苒光陰。蠅頭利祿。蝸角功名。畢竟成何事、漫相高。◎拋擲雲泉。狎玩塵土。壯節等閒消。◎幸有五湖烟浪。一船風月。會須歸去老漁樵。◎

全首在發抒羈旅行役之感，卻由寫景入手。「天末」二句，寫黎明前沈黑之景，「又是」以下三句，則是天色漸亮之景。藉景物之描繪點出奔波趕路之苦況，再帶出下片汲汲營營所爲何來之感慨及歸隱山林之願望。上片寫景，下片言情，而情乃景之觸發。柳詞其他名作，如八聲甘州（對蕭蕭暮雨灑江天）、竹馬子（登孤壘荒涼）、迷神引（一葉扁舟輕帆卷）、安公子（遠岸收殘雨）、少年遊（長安古道馬遲遲）等莫不如此，茲不具引。周詞則多情景交融之作，如蘭陵王云：

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候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此詞題爲詠柳，實寫別情。起句「柳陰直」扣題，而以「拂水飄綿送行色」一句轉入送別，以下皆就送別發揮。周濟「宋四家詞選」評之曰：

客中送客，「愁」字代行者設想，以下不辨是情是景，但覺煙靄蒼茫。「望」字、「念」字尤幻。

案：「愁」、「漸」、「念」俱爲領字，「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四句，寫舟行如飛，人迹頓杳之狀，用一「愁」字，乃知其出於預想，蓋情深至極，乃有不敢面對之者，故四句看似寫景，實乃言情。第三片寫舟中之所見所感。舟行愈遠，視野彌廣，「別浦縈迴，津堠沈寂，斜陽冉冉春無極」，何等凄美！其實山水景物本極壯麗，唯因舟中人正自沈溺於離情別苦之中，其所見亦皆帶有一份孤寂之感，故此數句兼寫情景；以下則折入往事，思前想後，彌增傷感，「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自是寫情，然亦是當年舊景。周濟稱其「不辨情景」，蓋因情景相生，或觸景以生情，或緣情以佈景，二者渾合爲一之故也。趙尊嶽「填詞叢話」云：「情景雜糅之作，所見者景，所動者情。……併此清空質實之筆低徊感嘆之情，寓之于字裏行間，而不必一一明述者，上乘。」^②據此，周詞之寫作手法可謂已臻絕詣矣！

伍·結語

綜上所述，可得而說者，厥有二端：一爲柳詞對周詞之影響，一爲柳、周詞之評價問題。茲分述如下：

上文曾就柳周之背景、性格、作品各方面深入分析，可知二家頗爲相似。一切之寫作技巧，如鋪敘手法、情景配合，及入聲之運用、上去之配合、平聲陰陽之判別等等，凡柳詞有者，周詞亦類皆有之，而且表現得更純熟、更精粹，足見周濟「奪胎者卿」、「往往出藍」之說誠有卓識。在內容方面，則柳周同中有異，蓋晚唐

五代詞之內容，大率爲「羅衾雁字、惜別傷春，寫景不出園亭，言情惟工綺艷」^①，至柳永以詞抒寫自身不遇之感觸，紀社會之實況、抒發羈旅行役之苦，在詞之內容上已有某種程度之擴大；而周邦彥非但未能發揚光大，反又回到「羅衾雁字、惜別傷春」之範圍，雖有「西河」（金陵懷古）一首爲弔古之作，唯在清真集中，亦僅此一首而已^②，陳廷焯嘗謂：「詞至美成，乃爲大宗。」（白雨齋詞話），周濟亦謂：「清真，集大成者也。」（宋四家詞選序）實則所謂「大宗」或「集成」，乃就其技巧及婉麗之風格言之，內容則無與焉；且其技巧、風格皆承繼柳永餘緒，夏敬觀手批樂章集云：「耆卿寫景無不工，造句不事雕琢，清真效之。故學清真詞者，不可不讀柳詞。」鄭師因百先生亦謂柳永「從工力技巧方面開後來周邦彥、姜夔、吳文英一派」^③，並有卓識。

再者，柳永在詞體之發展上，尤有開創之功。柳永所處之時代，正當新樂盛行，教坊及民間之樂調，皆蓬勃發展，據葉夢得「避暑錄話」，當時「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李清照「詞論」又謂其「變舊聲，作新聲」，可見柳永除據譜填詞外，尙且善度新聲，樂章集中，甚多前所未見之長調，殆皆柳永所自創。自晚唐五代以迄宋初，文士填詞，以短調、中調爲主，鮮有長調，至柳永始專力於長調之創制；由於形式上之擴充發展，使詞體得有較長之篇幅以容納更豐富之內涵，爲後來東坡之開拓詞境奠定重要之基石。以風格言之，柳永之長調尙有其「高健」之一類。鄭文焯云：「屯田北宋專家，其高渾處不減清真，長調尤能以沈雄之魄，清勁之氣，寫奇麗之情，作揮綽之聲。」所謂「沈雄」、「清勁」，已遠超乎一般婉約派綺麗軟媚等風格之外，而其內容又不乏憑高念遠及抒寫一己感遇之作品，以此論之，柳永雖被譽爲北宋婉約派之大家，亦固非「婉約」二字所能盡之矣！然則柳永在詞史上之評價，亦應重新予以論定。

至於周邦彥，昔人評價頗不一致。如周濟譽之爲「集大成者」，並以周邦彥爲宋四家之冠；陳廷焯謂「自有人詞以來，不得不推爲巨擘」；陳世焜謂其「真千古詞壇領袖」、又謂「美成詞極頓挫之致，窮高妙之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蔣兆蘭亦謂其「冠絕古今，可謂詞中之聖」。唯是譽之者大多爲清人，宋明學者則每

貶抑之，如張炎謂其「意趣卻不高遠」，王世貞更謂其「能入景語，不能入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以故價微劣於柳」^⑧，其評價之所以如此懸殊，除因時代不同致觀點有異之外，尚有其他因素在焉。

平情而論，周詞之價值無可致疑，唯是其主要貢獻一在詞體之完成，一在於其藝術技巧。徽宗時代音樂大異於前，周氏既提舉大晟府，「討論古音，審定古調」，「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而其詞作亦研音律，務求音律之諧美，自是以後，詞之格律、規模，皆成定制，後之詞人，亦鮮能越其矩矱，故方千里、楊澤民、陳西麓等和作，一字不敢妄爲移易。再如鋪敘手法之安排，用筆運意之變化，使事用典之應用等，亦至此而登峯造極，在功力上確乎超軼柳永，而後人亦難以塵及，此即昔人對其推崇備至之故也。唯是在內容方面，則貧弱單薄、乏善足陳，故王國維「人間詞話」云：

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

所謂「言情體物，窮極工巧」、「創調之才多」云云，即讚譽其技巧之工妙，而「創意之才少」則是惜其內容未能突破，無怪乎夏承燾評其「思想性不高」，俞平伯亦謂其「反映面小」矣！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評柳、周詞更云：

風庭淚眼亂紅時，井水傳歌到四陲。

壇坫從他嗤歐柳，風花中有大家詞。（兼論歐、柳）

崇寧殘局鬧笙歌，亡國哀音論不苛。

氣短大江東去後，秋娘庭院望斜河。（論周）

夏氏論柳詞謂「風花中有大家詞」，論周詞則謂「亡國哀音論不苛」，蓋因柳詞雖多綺羅薈澤之態，尙猶不失其眞性情；周詞雖音律諧美、富艷精工，却因過分重視形式之美，致使內容過於偏狹也。

附 註

①見方千里「和清真詞」提要，諸家引錄皆誤作「片玉詞」提要，蓋相沿致誤也。

②如夏承燾、吳熊和「詞學」云：「……到柳永分上、去聲，尤謹于入聲；到周邦彥用四聲，變化最多，四聲的用法遂趨精密……。」見頁五五。

③據何大安學長云，平聲調因聲母清濁之影響而二分，至遲在中晚唐時已如此，安然「悉曇藏」（西元八八〇年）云：「表則平聲直低，有輕有重。……平中怒聲與重無別。」輕、重卽陰、陽調，怒聲卽次濁音。又云：「承和之末（八四七年），正法師來，初習洛陽，中聽太原，終學長安，聲勢大奇，四聲之中各有輕重。」可見當時北方已有四聲陰陽調之分。此爲最早四聲分調之記載。唯其時濁聲母尙未清化，因此平聲分陽陰調乃「語音上」之分，而非「音位上」之分；易言之，不具辨義作用也。迄邵雍（一一〇七至一一七七年）「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以濁母平聲配次清，濁母仄聲配全清，濁母清化，始發展完成。此時平聲陰陽調之分，乃得爲「音位性」者矣！柳永方言與邵雍是否有相承關係，俟考。但彼旣陰陽平聲字分用，無論所據方言是否尙有濁母，「語音上」平聲二分，已無可疑也。案：柳永約早於邵雍百年，柳永爲福建崇安人，邵雍本范陽人，幼隨父遷至共城（河南輝縣）。邵雍書中已有陰陽平之分，雖未可視爲柳永方言中之現象，唯是柳永出身進士，又嘗爲睦州推官、屯田員外郎等職，對官話系統當頗熟悉；且其爲樂工作詞，爲便於流播，其詞作所反映者，是否純爲福建方言，不無疑問。故柳永對後世陰陽調或陽調之字加以區別，是基於清濁抑或陰陽之異，雖未可遽定，然其中必有某種異差，則

可斷言也。茲爲便於與周邦彥比較，一律謂之「陰」、「陽」，而不謂之「清」、「濁」。

⑤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三引李天生曰：「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錯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

⑥韋金滿「周邦彥詞研究」頁一四四至一五〇亦嘗列舉「一平三仄之四字句備四聲」之句，唯其例證頗有謬誤，其中誤列者如掃花游「小腰欲舞」乃「上平入上」，浪淘沙「玉手親折」乃「入上平入」，齊天樂「尚有練囊」乃「上去上平平」，皆非備四聲也；誤讀者如原列荔枝香「回顧始覺」，然原句實爲「回顧，始覺驚鴻去雲遠」，則又非四字句矣！其他以濁上爲去者，亦取例未嚴也。

⑦此據陳元龍注，唯是不見於今本杜集，俞平伯「唐宋詞選釋」云：「當是佚句，未可知；或陳誤引他人詩。」（頁一三五）

⑧見「唐宋詞字聲之演變」，「唐宋詞論叢」，頁五三至八九。下同。

⑨夏承燾云：「況周頤二雲詞頁十六意難忘詞小序，謂『陰陽平悉依清真。』……案此謂周詞韻腳亦分陰陽，然案之他篇，不盡如此，況氏未免求之過深。」見「唐宋詞字聲之演變」，同上，頁七六。

⑩夏承燾「詞學」，「詞與四聲」章云：「詞中辨五音、分陰陽，北宋已有。」又云：「按詞分五音、六律清濁、上去之說，大抵起于樂工，而嚴于文士，柳永、周邦彥諸家的作品和張炎詞源、楊纘作詞五要等可見，而張炎、楊纘等宋末諸家，對五音及陰陽尤注意剖析分辨。」（見頁六三至六五）似乎夏氏近年已隱約注意及北宋詞中已有陰陽之分，唯其論點大體仍沿「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之舊，既未就此理論發揮，亦無舉證。

⑪項氏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據唐圭璋「宋詞三百首箋注」轉引）。劉熙載「詞概」云：「柳耆卿詞，昔人比之杜詩，爲其實說無表德也。余謂此論其體則然，若論其旨，少陵恐不許

之。」

⑤參考廖爲祥「樂章集析論」。

⑥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李清照「詞論」及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

⑦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

⑧以下參考俞平伯「唐宋詞選釋」。

⑨分別見於張炎「詞源」及陸輔之「詞旨」。

⑩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云：「熟事能生，舊事能新，更爲妙手。蓋辭有限而意無窮，以意運辭，何熟非生？何舊非新？」

⑪見「清真先生遺事」。

⑫見樓鑰「攻媿集」「清真先生文集序」。

⑬見羅忼烈「擁護新法的北宋詞人周邦彥」，「詞曲論稿」，頁四一。

⑭參看王國維「文學小言」，靜安文集續集，「王觀堂先生全集」冊五。

⑮據梁榮基「詞學理論綜考」一書轉引。

⑯見鄭師因百先生「柳永蘇軾與詞的發展」，「景午叢編」，頁一一九。

⑰補遺中另有一、二首，未予算入。

⑱同註⑯，頁一二六。

⑲周濟語見「宋四家詞選序」；陳廷焯語見「白雨齋詞話」；陳世焜語分見「詞壇叢話」及「雲韶集」，原書未見，據吳則虞校本清真集附錄（頁一五七、一五八）轉引；蔣兆蘭語見「詞說」；張炎語見「詞源」；王世貞語見「藝苑卮言」。

引用書目 (依引用次序列出)

唐宋詞研究論文集

新五代史

宋詞四考

小畜集

樂章集析論

避暑錄話

藝苑卮言

宋史

清真先生遺事

東京夢華錄

能改齋漫錄

全宋詞

詞曲論稿

茗溪漁隱叢話

直齋書錄解題

雙硯齋詞話

樂章集

中國詞史

歐陽修

唐圭璋

王禹偁

廖為祥

葉夢得

王世貞

脫脫

王國維

孟元老

吳曾

唐圭璋編

羅忼烈

胡仔

陳振孫

鄧廷楨

鄭文焯手批

胡雲翼

中國語文學社編印

藝文印書館

明倫出版社

四部叢刊本

臺灣大學碩士論文叢書集成初編本

詞話叢編冊一

藝文印書館

王觀堂先生全集冊九

大立出版社

詞話叢編冊一

明倫出版社

香港中華書局

長安出版社

叢書集成初編本

詞話叢編冊七

廣文書局

信誼書局

信誼書局

- | | | |
|------------|-------------|----------|
| 鄭文焯的詞學理論 | 林政儀 | 中外文學九卷九期 |
| 詞林紀事 | 張宗輔輯 | 木鐸出版社 |
| 周邦彥詞研究 | 韋金滿 | 香港學津書店 |
| 人間詞話 | 王國維 | 河洛圖書出版社 |
| 唐宋詞欣賞 | 夏承燾 | 百花文藝出版社 |
| 唐宋詞選釋 | 俞平伯 | 木鐸出版社 |
| 宋詞選 | 胡雲翼 | 明倫出版社 |
| 大鶴山人論詞遺札 | 鄭文焯 | 詞學季刊二卷四號 |
| 碧雞漫志 | 王灼 | 詞話叢編冊一 |
| 詞源 | 張炎
夏承燾校注 | 木鐸出版社 |
| 詞概 | 劉熙載 | 詞話叢編冊十一 |
| 詞學集成 | 江順詒 | 詞話叢編冊九 |
| 中國音樂史論述稿 | 張世彬 | 香港友聯出版社 |
| 樂章集 | 柳永 | 世界書局 |
| 清真集 | 周邦彥
吳則虞校 | 木鐸出版社 |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 紀昀等 | 藝文印書館 |
| 詞學 | 夏承燾
吳熊和 | 香港宏圖出版社 |
| 唐宋詞論叢(增訂本) | 夏承燾 | 香港中華書局 |

詞律

宋四家詞選

曝書亭集

樂府指迷

宋詞三百首箋注

詞論

文史通義

詞旨

賭棋山莊詞話

片玉集

介存齋論詞雜著

唐宋詞簡釋

攻媿集

古今詞論

白雨齋詞話

文學小言

詞徵

景午叢編

萬樹

周濟選
鄭利安箋注

朱彝尊

沈義父

唐圭璋

李清照

章學誠

陸輔之

謝章铤

周邦彥
陳元龍注

周濟

唐圭璋

樓鑰

王又華

陳廷焯

王國維

張德瀛

鄭因百師

廣文書局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詞話叢編冊一

明倫出版社

見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國史研究室

詞話叢編冊一

詞話叢編冊十

世界書局

詞話叢編冊五

木鐸出版社

四部叢刊本

詞學全書本

詞話叢編冊十一

王觀堂先生全集冊五

詞話叢編冊十二

中華書局

詞說

瞿髯論詞絕句

蔣兆蘭

夏承燾著
吳无聞注

詞話叢編冊十二

中華書局

編者按：本文為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政儀女士在四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所宣讀論文之修訂稿。

瞿髯論詞絕句

· 詞 · 說 ·